

# 一九六〇年的 爱情

徐铎◎著



APER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一九六〇年的爱情

YIJULIULING NIAN DE AIQING

徐铎 ◎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九六〇年的爱情/徐铎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4. 5  
ISBN 978-7-5396-4652-7

I. ①一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80980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  
特约编辑: 温 媛

责任编辑: 张妍妍  
装帧设计: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 awpub. 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5152158

开本: 710 × 1010 1/16 印张: 17.75 字数: 28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 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01 |
| 第一章 朱支书不同凡响<br>高大妞妙手回春     | 005 |
| 第二章 朱大有枪杀龙兵<br>全村人开吃大餐     | 015 |
| 第三章 憨彪牛身世扑朔迷离<br>白桂玫天生水性杨花 | 025 |
| 第四章 胖厨师开讲美食经<br>高英莲深藏祸害心   | 040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章  | 二混子偷喝香油<br>犯众怒皮肉吃苦   | 051 |
| 第六章  | 彪牛阻止杀耕牛<br>大妞挺身来相助   | 060 |
| 第七章  | 朱大有萌生爱意<br>高英莲暗中窥探   | 068 |
| 第八章  | 高鳖头心迷娶桂玫<br>高大妞巧计拒后娘 | 083 |
| 第九章  | 支书爱民送蜜枣<br>右派撰写表扬稿   | 099 |
| 第十章  | 庄稼收成粪当家<br>有心摘花手难下   | 113 |
| 第十一章 | 灾年偏遭连阴雨<br>决策失误毁丰年   | 124 |
| 第十二章 | 朱大有急火伤肝<br>高英莲落井下石   | 141 |
| 第十三章 | 贱狗吃人成恶狼<br>小人造谣埋祸殃   | 156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四章 | 朱大有讨粮遭停职<br>高英莲上位泄私愤   | 171 |
| 第十五章 | 高大妞担当大队长<br>朱大有调任山后屯   | 188 |
| 第十六章 | 惨右派遣骨遭狼刨<br>毒妇人歹心图私欲   | 207 |
| 第十七章 | 杀耕牛伤天害理<br>卖姑娘丧尽人伦     | 226 |
| 第十八章 | 懒汉屯危在旦夕<br>朱大有铤而走险     | 244 |
| 第十九章 | 大妞义卖自身救活命<br>彪牛忠献家底度饥荒 | 255 |
| 第二十章 | 善恶到头终有报<br>恩重如山当报偿     | 265 |
| 尾 声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75 |



## 引 子

2012年的1月22日,正是辛卯年除夕,这一天,也是金河县县委副书记高大姐的七十岁生日。她从工作岗位上已经退下来整整十年了,从未听说她身体有什么问题。高大姐有五个妹妹、一个弟弟。按照惯例,大年三十这一天,弟弟妹妹们都要聚集到大姐家一块儿过大年。今年是个例外,高大姐入了冬就病倒了,一直住在医院。弟弟妹妹们也都到医院看望过大姐。问起病情,她只是淡淡一笑说,人的岁数大了,有点病是正常的,什么毛病也没有,体壮如牛,倒不那么正常了。他们的父母去世得早,大姐在这个家里就像妈妈一样,她为哪个弟弟妹妹都付出过。弟弟妹妹们以为,大姐在年前怎么也会出院,像往常一样,全家人在一起过大年。可是,今年的这一天大姐住在医院里,没能出院。弟弟妹妹们心里浮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,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医院。

高家的弟弟妹妹们永远也不会想到,他们的大姐高大姐患肺癌晚期,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本来县委早就要把她转到市里的大医院,她拒绝了。别折

腾了，她就等着这一天，她也终于等到了。自己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金河县，不能在临死之前，离开了故土。

高大妞患了这么可怕的病，她却能如此淡定地对待，瞒过了她的妹妹和弟弟。当她的妹妹和弟弟簇拥到了她的病床前，弥留之际的高大姐睁开了眼睛，微笑着挨个看了看她的弟弟妹妹们。小弟弟七根跪倒在了大姐的病床前，五十多岁的人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啼哭了起来。“大姐，你身体有病，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们呢？……”

七根哭了，几个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。“大姐，你真的不应该啊，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？……”

高大妞一直微笑着，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她示意妹妹们出去一会儿，她要跟七根单独待一会儿。

高大妞用眼睛示意七根，在她的枕头下面有东西。七根从大姐的枕头下面取出了一只牛皮纸大信封，里面装着厚厚的一摞书稿。里面还装着一封信，信是写给七根的，而且是提前写好的。

七根看信的时候，高大妞呼出了最后一口气，她合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

高大妞写给七根的就是一封遗书，她是这样写的——

七根：

你是咱们家的老七，也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子汉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大姐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有两件事，大姐要托付给你，你一定要替大姐办好。一是大姐一生没有嫁人，我本来不想保留自己的骨灰，但是，大姐答应过一个人，活着的时候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们会在一起。走到生命尽头时我才发现，人没有来生。所以，我死了以后，你把我的骨灰与那个人的合葬在一起。他就是高满仓，他的坟墓就在咱们懒汉店村北的山坡上。

第二件事，七根能成为作家，这是大姐没想到的。大姐一辈子没正儿八经地读过书，文化水平不行。大姐利用退休后的这十年，记录下了咱们家、咱们村子的那些陈年往事，给你当作写作的素材，希望你能把它写成书。书出版了以后，你到我的坟头，烧一本书，我在那个世界就能读到了。这两件事，大姐相信七根能做好的。谢谢你了，我亲爱的七根小弟……

七根明白,大姐一辈子没有结婚。大姐单独把自己的后事——与人合骨并葬一事交给他,并非因为他是家里的男子汉,而是大姐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这些个人感情方面的隐私。他趴在大姐的耳边轻轻地说:“大姐,你就放心吧,我会完成你的心愿。”

料理完大姐的后事,七根一个人带着大姐的骨灰回到了他们生活了很多年的懒汉店。这里,有他们住过的老房子。大姐在遗嘱里说过,她在城里的房子可以卖掉,但是,乡下的房子不要卖。爹妈的灵魂隔三岔五还要回到老家屋子里去看一看、住一住。以后,她也会经常回到老房子。卖了老房子,故去的亡灵便再也无处可去。

离开老家多年了,老家那些熟人也越来越少。出门打工的,搬迁进城的,懒汉店的坐地户真的不多了。第二天,七根出了村子,走到山坡上,那上面有些长满蒿草和荆棘的坟墓,有的有墓碑,有的什么也没有。找了一上午,也没能找到高满仓的坟墓。没有办法,七根去了村委会。村委会主任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,说到高满仓这个人,他连连摇头,真没听说过这个人。他让村委会的会计查一下花名册,查了半天,也没能查到高满仓这个人。再问仅存的几个坐地户老人,他们也是一问三不知。倒是有一个老头提醒,如果最早的那一任大队支部书记朱大有还活着的话,他一定知道高满仓是谁。

七根知道朱大有,他还活着,他已经九十岁了,住在县城的退休老干部社区。

朱大有患有风湿病,腿脚已经不能走路了,很久没出门了。七根跟他说起大姐的病逝,他也伤感了一阵子。他是亲眼看着大姐长大的,她已经走在了他的前头……提起高满仓的时候,朱大有说,高满仓就是彪牛啊。只是从他出生那天,人人管他叫彪牛,叫到后来,已经没有几个人记着彪牛本来的真姓实名。

七根要离开的时候,朱大有也拿出了一个资料袋,里面也是他离休后断断续续写下的陈年往事。如果七根写到了懒汉店,会对他有帮助的。

七根再次回到了懒汉店,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高满仓的坟墓。坟墓前面砌着红砖,虽然没有立墓碑,却插着一只大牛角。大姐年年都要来到这里扫墓,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年,她也来到这里扫墓。七根的记忆里有彪牛这个人,一个能让大姐用一生的时间为他守护真诚情感和纯真的人。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

人……

七根请教了老人们,将故去的人合骨需要做些什么。

老人们告诉七根,俗话说的合骨,就是亡故夫妻遗骨的合葬,一定要选择在清明节这一天,因为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才是阳间与阴间能够沟通的日子。合骨的时候,一定要用席子遮住天日,才能扒开坟墓,用红布将两个人的骨殖合作一处,然后再下葬。这时候,要焚烧香纸,要燃放鞭炮。同时,要是和尚和道士做个法事、做个道场,那就更好了。

七根没有惊动任何人,他把大姐的遗愿完成得很圆满。

接下来,他要完成大姐交给他的另一件事情……



## 第一章 朱支书不同凡响 高大妞妙手回春

懒汉店守着海,靠着一大片地。这儿出海打鱼的人少,种地的人多,懒汉店没有渔民,大都是农民。新中国成立前,懒汉店的人都听地主高粱囤的吆喝。新中国成立后,懒汉店的头儿叫朱大有,他从土改时起就当懒汉店的头儿,先是村长,又是合作社社长,成立人民公社时,他又当了生产队队长。朱大有虽然没有读过书,但他天生就是一块当干部的材料。只要他站到村口吆喝一声,全村人就像牲口一样听从他的号令。他走路喜欢倒背着手,倒背着的手里面握着一杆鞭子。谁家的鸡鸭鹅狗蹿进地里吃庄稼,让朱大有瞧见了,免不了一顿鞭子,抽得鸡飞狗跳,完了还用鞭杆子点着鸡狗的主人的鼻子,让他吃上一顿“打卤面”,撵得他浑身上下有皮无毛。

四十多岁的朱大有一直没娶媳妇,有人说他裆里的家伙不好使唤,也有人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个女人。大伙认可的说法就是,朱大有手里的那杆鞭子抽得太狠太毒。疯牛疯马,他一鞭子抽过去,那疯牛疯马顿时就萎了蔫了。能

制伏疯牛疯马的鞭子叫绝后鞭，能抽出这种鞭子的人下场就是无儿无女无媳妇的老绝户。说归说，老百姓都希望当家人有点王法。有了朱大有这样的人当家，懒汉店就很少有歪风邪气，没有人敢吃喝嫖赌，没有人敢偷懒耍滑，更没有人敢不孝敬爹娘。

这两年，朱大有做了两件出了名的事。一件是在县里的群英会上，他推荐的懒汉店饲养员彪牛摘得了头名状元。

1958年的群英会上，十里八乡的牛都牵到了一起，就像是选美大赛一样，牛跟牛比，比个头，比健壮，比干活的力气。别看彪牛人不出息，可他养的牛却好比人中的吕布，要个头有个头，要力气有力气。四条腿往地上一站，就像四根铁柱子一样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彪牛养的牛通人性，公牛的鼻子没穿铁环，也没有缰绳牵着。彪牛喊它往东它就往东，彪牛让它卧下它也就卧下。那两只牛眼睛里透出的光点，就是人的灵性。县长把大红花戴到了牛角上，把另一朵大红花持到了彪牛的胸前。

县长说：“你年纪不大，怎么会把牛喂得这么好？你说说你养牛的经验，让金河全县的农民兄弟也跟着你学一学。”

彪牛说话不行，嗫嚅了好一会儿，才憋出了一句话：“这牛是俺家的，俺就得好好养着，好生喂着。”

县长听了挺纳闷，现在都已经人民公社化了，这牛不是集体的吗？怎么成了你家的了？

“这全村的牛都是俺家的，俺从小就跟它们在一起。”

朱大有抢过话头跟县长说：“彪牛彪牛，他的心眼就跟牛似的，别听他胡咧咧。”

县长事后问了公社的刘书记：“这个彪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集体的牛怎么都成了他家的？”

刘书记这才知道朱大有捅了娄子，回头打电话给朱大有：“你他妈的脑子缺弦，你把一个地主子弟弄到县里去参加群英会，你这不是没卵子找只茄子拎着吗？不是本来没病，自己找罐子拔吗？”

朱大有也一肚子气：“这是你刘书记亲口在会上说的，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他有一技之长，就让他参加群英会，给咱们东风人民公社争光。”

“那我也没让你派一个地主子弟去呀，你怎么一点政治头脑也没有！”

这第二件事，朱大有倒是有了政治头脑：小关屯报了亩产一千斤，看着关社长递了个眼色，他报了两千斤；别人报了两千斤，他报了三千斤。那年头，也不知怎么了，人人瞪着眼睛胡说八道。朱大有虽然不是什么好庄稼把式，可他知道，一亩好地能打五百斤粮食，这已经算得上高产了。这样的好地在乡下又有多少？一亩能打个三四百斤粮食的，就算是好地了。亩产千斤，真的让地里长出的庄稼浑身发抖了。可一千斤、两千斤、三千斤……一直抬到了五千斤，一伙人都在吹牛皮，快要把牛皮给吹破了。到此为止吧，吹牛皮不犯法，但是吹牛皮要上税的。你以为吹了就吹了，吹过了就没事了？上面要按照你吹牛皮的数目给你定产，到了秋后，就按你吹牛皮吹出来的数额征收公粮。

朱大有这下傻了眼。懒汉店虽说不那么富裕，只要风调雨顺，两千多亩地，扣除口粮，还有余粮交给国家。要按朱大有在会上吹出去的数目，懒汉店有多少余粮要交给国家？

朱大有想打个马虎眼，他说的那个亩产五千斤，说的是地瓜，并不是玉米和高粱。上级也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会上说的就是玉米和高粱，并不是地瓜。要说地瓜，那十斤地瓜才顶一斤粮食。

朱大有狠着心肠，把仓库里的那点家底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连老鼠的口粮也没留下，统统缴了上去，也没能缴够公粮。没有办法，他把社员的口粮也克扣了不少。至于用什么顶社员们的口粮，他想到了地瓜，想到了地瓜蔓子，还有胡萝卜缨子、高粱挠子、苞米核子，反正能吃的东西都算上了数目。

那年月，朱大有跟懒汉店的贫下中农说什么！他说全中国的农村都受了灾，不是旱灾，就是洪灾，有的地方颗粒无收。

那年月，乡下的农民身上也是一包劲，刚刚成立了新中国，工农兵学商，农民还是老二哥。咱们中国人先是打败了日本鬼子，又打跑了国民党，到了朝鲜打败了美国鬼子，“大跃进”又要赶上英国佬，眼下正在赶超美国鬼子。种地的庄稼人，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，受点灾也是正常的，大伙咬咬牙，勒一勒裤腰带也就挺过去了。

这辈子，朱大有就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，就是这件事，让他一直感到自己挺臭的，这不是他做人做事的原则和风格。好在参加县里的三级干部会时，县领导在会上讲了，目前的一切困难，除了自然灾害，主要原因就是苏联修正主义给我们带来的。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，我们打一发子弹，现在人家管

我们要五斤小米；打一发炮弹，要十斤黄花鱼、三十斤苹果。在朝鲜战场上，这些消耗都记在了中国人民的账上。苏联如果不变修，我们还不会这样困难。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，他们比帝国主义还要坏。是他们逼得我们中国人过这样的挨饿日子。修正主义就是叛徒，朱大有最恨的就是叛徒。把这罪名算到赫鲁晓夫的头上，朱大有心里还能得到一些安慰。

自从朱大有做了吹牛皮的事情之后，社员们也发现朱大有变化不小，他手里的鞭子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，嘴里也很少骂人了。这些日子，朱大有也不在村子里转悠了，他时常到海滩上，来到那艘已经几年没有下海的木船跟前。这艘船的岁数不小了，是朱大有的爷爷那一辈人打造的，算一算也有五六十年了。当年造大船用的是上好的红松木，红松木抗腐蚀，直到如今，那船帮子还是硬邦邦的。朱大有找来老船工，让他把船底、船帮子好生地捻一捻、油一油，再修修补补，这艘大船还能下海。遭天灾了，地里不打粮食，海里的鱼虾能填饱肚子也是好事。

这两年遇到了灾荒，朱大有心里一直很愧疚，如果不是他吹牛皮说大话，懒汉店的人绝对不会饿成这个样子。他的社员们个个饿得眼珠子冒蓝光，可让他感动的是，村里没有人抱怨过他，见了面还是敬着他。社员们越是这样，朱大有的心里越是不安。他要想办法让社员们吃到东西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别饿死。地里的野菜已经被挖光了，陆地上能吃的东西也让人吃得差不多了。旱路不通走水路，朱大有想起了驾船出海。

朱大有小时候出过海，长大了就给人家当伙计种地了。家里人说，有陆不登舟。出海的人都是山狼海贼，还是种地的庄稼人本分。朱大有有好多年没有摸船，更没有出海了。饿到这时，他想带着人驾船出海，撒上几网，最好能打到鱼鳖虾蟹。鱼鳖虾蟹虽然不顶粮食，但却含蛋白质。他敢说，灾荒不会长久闹下去，只要度过眼前这段最艰难的时光，等到春天来了，庄稼人的日子就好过了。

春天已经来了，只是人们感觉不到而已。春天的风冻人不冻地，春天的海水还是能炸透人的骨头。守海住的人，却很少有人下海赶海。人人饿得皮薄肉少，更抗不了冰冷的海水。在这时候，却有一个人也在赶海，他叫高满升，人人都叫他的绰号高鳌头。他提着筐，在浅海里赶海。老天爷也真是狠心，灾荒年，

地里找不到吃的，海也穷了，除了海草还是海草。他看见了攀附在海草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。守着海生活的人都知道，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河豚的子。河豚有毒，它的卵也有毒。不知为什么，高鳌头看见了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，眼睛竟然一亮。他伸出手，扯起了一根海草，认认真真的看着那花花绿绿的河豚子……

高鳌头虽然不怎么男人，可他娶了一个俊媳妇。应了那句话：“好汉无好妻，懒汉娶个娇滴滴。”朱青果是懒汉店最俊的姑娘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朱青果选择的男人却是一点出息也没有的高鳌头。结婚头一年，两个人生了大闺女高大姐。这下可好了，两个人一连串生下了六个闺女。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时，他们才生了一个男孩儿。赶上灾荒年，高鳌头一家孩子多，他们的生活比谁都难熬。偏偏这时，朱青果生病了。过日子的三大难处：破锅、漏房子、病老婆，让高鳌头全赶上了。饥饿的日子，填饱肚子才是头等大事，忙碌了吃的，却忽略了看病治病。朱青果的病情越来越重，她就咬着牙吃点偏方扛着。终于有一天，朱青果扛不住了，她倒在了炕头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高鳌头只知道坐在炕沿上抹眼泪。

高大姐跑去叫来了朱大有：“朱大叔，你救救我妈吧！”

朱大有知道，朱青果常年病歪歪的。朱大有还跟高鳌头开过玩笑：“你媳妇这样一根病秧子，就是给你生孩子生太多了。左一个，右一个，你非得把你媳妇累踢蹬了不可。”

高鳌头只是嘿嘿地笑：“她要早早地生出儿子，我也不要那么多的赔钱货。”

乡下人看重男孩子，除了传宗接代之外，家里的男人就是门杠子。家里若没有男人，春种秋收的活儿谁来干？

确实，自从生了儿子七根，高鳌头和媳妇再也没有生孩子。

七根出生后，小脸焦黄。为了能让儿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朱青果能做的，就是拼命地给儿子哺乳，用她的奶水，尽量让儿子吃饱。儿子是没有饿着，但是当妈的身体却是越来越差。本来就有些弱不禁风，赶上这样的灾荒年，她也渐渐地挺不住了。

走到死亡边缘的朱青果脸色却是粉红盈盈的，闪烁着水蜜桃一样的光泽。她似乎一点也没有消瘦，而且显得更加丰盈。用手指在她的面颊上轻轻一按，顿时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酒窝。朱青果的肚子也挺挺的，像是怀孕了一样。她这是浮

肿，她的肚子里是水。朱青果已经不行了，看见了朱大有，她的脸上浮现出了笑意。她对朱大有说：“朱书记呀，你帮帮我们家吧，孩子小，别饿着了他们……”

朱大有心里一阵伤感，一阵酸楚，他强忍着眼泪，紧紧地咬着嘴唇。这就是他的村民、他的社员，眼睁睁的，在他的眼皮子底下，他却不能救她，看着她缓缓地合上了眼睛。

高鳌头买不起棺材，他家里只有一口躺箱，腾出来，锯掉了四只箱子腿，给朱青果当了棺材。妈妈过世了，妈妈的大女儿大姐才十八岁，她背上背着七根还不懂事。妈妈躺在棺材里面，七根饿了，他还要爬到妈妈的胸口，要去吃妈妈的奶。

朱大有看不下去了，从来也没哭过的他眼泪流下来了。

村里人来给朱青果出殡。朱青果身上穿的衣服，还是出嫁时穿的那件粉红色的绸缎对襟小褂。大队妇女主任高英莲是大姐家的本家，她里外帮着忙活。看着要入殓的朱青果，她说：“上路的人怎么能穿红戴绿？换上一件送老的衣服。”

大伙这才换下了死者身上穿的红绸缎褂子，给她穿上了送老衣服。死者的神情很安详，一丝痛苦的表情也没有。七根还小，他是妈妈的儿子，大姐背着弟弟，给妈妈摔的灰盆扛的灵幡出的殡。一个家，过日子过的就是老婆日子，老婆死了，扔下了一大帮孩子，高鳌头能不能顶起这个家？能不能把他的孩子们都养大成人？乡亲们感慨着，什么人天生什么命，高鳌头这辈子摊上了一个好老婆，他也摊上了一个好闺女。大姐是个好闺女，妈妈有病这些年，家里家外都是她顶起的。

朱青果死了，高鳌头的魂也丢了。他从海水里捞起了河豚子。他有他的想法，他先是到老婆的坟墓前啼哭了好一会儿。年纪轻轻的，你不该把我和孩子们扔下，一个人走了。你的眼睛一闭，我和孩子们怎么办？熊人就有个熊主意，赶了半天海赶不到什么吃的东西，看见了河豚子，他心底冒出了一个念头……

高鳌头从海水里走到了岸上，他遇到了大姐背着弟弟要去挖野菜。他把手里的筐子给了大姐：“回家炖一炖，咱们晚上就吃这东西。”

大姐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东西：“这东西好吃吗？”

“好吃，可鲜哩。”

野地里的野菜已经找不到了，大姐从岩石缝隙里抠出了不少野蒜。路过生

产队的菜地时，她还偷偷地从地里挖了一些小白菜苗。回家的路上，越是不想遇到人，偏偏她遇到了放牛回来的彪牛。彪牛看着她手里的筐，看到了她筐里的东西，一向少言少语的彪牛说：“石蒜是好东西，小白菜也解毒。好啊，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吃，不会犯病。”

彪牛一年到头跟牛在一块儿，牛饿了的时候知道吃什么草，生病的时候也知道选择什么草吃。彪牛很少生病，生了病，他就吃生病的牛吃过的草，他的病也就好了。村里的人都不理睬彪牛，都说他彪，说他傻乎乎的。可大姐却不这样看，妈妈奶水不够七根吃的时候，是彪牛偷偷地挤些母牛的奶给她。他还嘱咐大姐，一定要在牛奶里多加些水，这样七根才不会拉肚子。

回到家里，大姐把河豚子和野蒜苗、小白菜放进锅里煮了起来，还在里面加了一些谷糠。二姐、三姐、四姐、五姐、六姐和七根都吃过了，大姐也吃过了。妹妹们早早地躺到了炕上，整整齐齐地睡下了。

大姐像妈妈那样搂着七根，她要哄弟弟睡觉。七根的头朝大姐的怀里拱着，小手不停地扒着她的衣服。妈妈刚刚离世时，大姐就顶替了妈妈，天天晚上要哄七根睡觉。天天晚上，七根就是这样，他要含着妈妈的奶头，才肯进入梦乡。开始的时候，七根在大姐的怀里拱，寻找他要寻找的乳头，大姐还给了他一巴掌。可弟弟的哭声又让大姐的心软了。她在七根的眼里，就是妈妈。她的乳房有些生硬青涩，就像树上刚刚长出来的果子。她的乳头小得像绿豆粒，七根吮不住的时候，时不时地要咬上一口，痛得大姐一哆嗦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恨不能再给弟弟一巴掌。

七根睡着了，大姐抽出了胳膊，爬起身来。她坐在黑影里，等着爸爸回来。

这时的高鳌头坐在媳妇的坟头，他心里念叨着，孩子他妈，别怪我，我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你知道，我天生无能，没有本事让孩子们吃饱肚子。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饿死，倒不如一块儿死，咱们全家在阴曹地府还能凑在一起。真的，我就是这样想的……其实人死如灯灭，青果她真能听见倒也好了。

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高鳌头才从老婆的坟墓前离开，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腿，一步一步地往家挪。他想好了，他一进家门，看见的一幕就是，七颗小脑袋整整齐齐地摆在炕上。他们都睡了，眼睛闭着，再也不会醒过来跟他要吃的了。他要亲手把衣服穿在孩子们的身上，然后，他自己再吃下那碗大姐给他留下的河豚子……